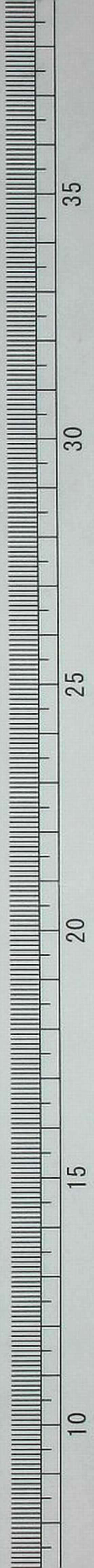


史論奇鈔

壹

413
600
1





松崎丹白子輯

東涯文集有序

名祐之字多助



13  
600  
1

113  
600  
1-4

曆代名家歷代史論奇鈔目錄

卷之一

夏論

蘇轍子由  
穎濱

商論

蘇轍

周論

蘇轍

王霸辨

程顥伯淳  
明道

五霸論

蘇轍

六國論

蘇洵明允  
老泉

六國論

蘇轍

秦論

蘇軾子瞻  
東坡

史論奇鈔目錄



秦論 二篇

蘇轍

秦論

何去非 正道

漢論 三篇

石介 守道 徂徠

封建論

柳宗元 子厚

三國論

蘇轍

西晉論

何去非

晉論

蘇轍

七代論

蘇轍

隋論

蘇轍

隋論

李清臣 邦直 淇水

唐論

蘇轍

唐論

曾鞏 子固 南豐

五代論

蘇轍

卷之二

魯妃論

蘇洵

對禹問

韓愈 退之 昌黎

伊尹論

蘇軾

三宗論

蘇轍

武王論

蘇軾

周公論

王安石 介甫 臨川



周公論

蘇軾

周公論

蘇轍

桐葉封弟辨

柳宗元 子厚

伯夷頌

韓愈

伯夷論

王安石

三聖人論

王安石

周平王論

蘇軾

曾隱公論

二篇

蘇軾

管仲論

蘇洵

管仲論

蘇軾

申生論

真德秀 景元 西山

宋襄公論

蘇軾

晉文公問守原議

柳宗元

季子論

王安石

卷之三

老子論

二篇

蘇轍

讀孔子世家

王安石

孔子論

蘇軾

子貢論

王安石

子貢論

蘇洵



莊周論 二篇

王安石

叔軼論

劉敞 原父

范蠡論

蘇軾

伍子胥論

蘇軾

孫武論

蘇軾

商君論

蘇軾

商君論

陳師道 無已 右山

讀孟嘗君傳

王安石

樂毅論

蘇軾

侯嬴論

鄒浩 志完

子思論

蘇軾

孟軻論

蘇軾

讀荀

韓愈

荀卿論

蘇軾

賈荀

賈同 希德 存道

韓非論

蘇軾

卷之四

秦始皇論

二篇

蘇軾

始皇論

蘇軾

項籍論

蘇洵



項羽論

楊時 中立 龜山

范增論

蘓軾

漢高祖論

蘇洵

漢高祖論

蘓軾

漢高祖論

蘓軾

漢高偽游雲夢議

高參

留侯論

蘇軾

曹參論

鄒浩

漢文帝論

蘓軾

漢文帝論

曾肇 子開

漢文帝論

張耒 文潛 宛丘

漢景帝論

蘓軾

漢武帝論

蘓軾

漢武帝論

劉子翬 小心

漢昭帝論

李德裕 文饒

漢昭帝論

蘓軾

卷之五

張釋之論

蘓軾

賈山論

劉子翬

劇孟論

鄒浩



賈誼論

蘇軾

賈誼論

司馬光 君實 温公

賈誼論

楊時

晁錯論

文彥博 寬夫 潞國公

晁錯論

蘇軾

晁錯論

李觀 元賓

晁錯論

秦觀 少游 淮海

石慶論

秦觀

霍光論

蘇軾

霍光論

陳師道

丙吉論

張耒

李陵論

白居易 樂天

司馬遷論

秦觀

揚雄論

蘇軾

讀玄

司馬光

卷之六

漢光武論

蘇轍

漢光武論

陳亮 同甫 龍川

光武論

何去非

鄧禹論

蘇轍



魏晉論

蘓轍

劉愷丁鴻孰賢

蘓軾

魏武帝論

蘓軾

賈詡論

蘓轍

諸葛亮論

唐庚

子西

諸葛亮論

蘓軾

晉宣帝論

秦觀

晉武帝論

蘓轍

晉武帝論

蘓軾

穆父

羊祜論

蘓轍

王衍論

蘇轍

王導論

蘓轍

符堅論

蘓轍

卷之七

宋武帝論

蘓軾

宋文帝論

蘓轍

齊高帝欲等金土之價

袁皓

魏山

梁武帝論

蘓軾

唐高祖論

蘓轍



唐太宗論

蘇轍

漢光武唐太宗身致太平論

歐陽脩 永叔六一

縱囚論

歐陽脩

蕭瑀論

張唐英 次功柳亭

論虞世基罪當死

杜如晦 克明萊國公

諱言

張耒

狄仁傑論

蘇轍

中宗論

孫甫 之翰

明皇論

崔鷗 德符

玄宗立貴妃論

石介

明皇用王鉞論

孫甫

姚崇論

蘇轍

玄宗憲宗論

蘇轍

韓愈論

蘇軾

五代宦者傳論

歐陽脩

目錄畢

史論部少目錄







天下者則無事乎授之他人而以爲異也而天下之人何獨疑夫禹哉今夫人之愛其子是天下之通義也有得焉而以予其子孫人情之所皆然也聖人以是爲不可易故因而聽之使之父子相繼而無相亂以至於堯堯舉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舉天下而授之人此聖人之所以大過人而天下後世之所不能也天下後世之所不能而聖人獨爲之豈以爲異哉天下之人不能皆賢而有異人焉爲異而震之則天下皆將喜其名而失其直故夫堯舜之傳賢者是不不得已而然也使堯之丹朱舜之

商均僅可以守天下而堯肯傳之舜舜肯傳之禹以爲異而疑天下哉然則禹之不以天下授益非以益爲不足受也使天下後有禹予知禹之不以天下授之矣何者啓足以爲天下故也啓爲天下而益爲之佐是益不失爲伊尹周公其功猶可以及天下也聖人之不喜異也如此魯人之法贖人者受金於府子貢贖人而不受賞夫子嘆曰嗟夫使魯之不使贖人者賜也夫贖人而不以爲功此君子之所以異於衆人者而其弊乃至於不贖是故聖人不喜夫異以其有時而窮也閔子終三年之喪見於夫子援琴而歌



戚戚而不樂作而曰先王制禮弗敢過也子夏終三年之喪見於夫子取琴而鼓之其樂侃侃然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而夫子皆以為賢由此觀之禹益之事傳者之過也記有之曰禮祭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饗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饗祖顓頊而宗禹舜禹皆有所從受天下者其所從受天下者不可忘也故舜宗堯而置瞽瞍此天下之大義也至禹不獨廢堯而且忘舜鯀雖得罪以父故得祭於郊從舜之義則禹為忘其君從禹之義則舜為忘其親二者皆聖人之所不為也予聞之禮之所行義

之所許也故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舜禹之有天下則先王之所未有也故堯雖非父而其德載於後世不可以不宗瞽雖其親而無功於人不可以私享二者皆義也至夏后氏郊饗而宗禹此禹之子孫之禮也孰謂禹之不宗舜哉柳下惠稱有虞氏郊禘而宗舜先儒以為此虞氏子孫之禮也柳下惠語見國語賈逵註曰禮祭法有虞氏郊饗而宗堯與此異者舜在時則宗堯舜崩而子孫宗舜故郊禘耳以虞推禹則禹其有不宗舜乎雖然夏之子孫所以不宗舜者以有鯀也鯀雖得罪於舜而從事於水者九年非瞽瞍之比也故卒為夏郊而三代祀之三代猶以



其功祀之而其子孫顧可以他人廢之乎故夫虞夏之祀皆義之所予也

商論 湯放桀南巢始有天下至紂而

蘓轍

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衰而後興者五王太戊祖乙盤庚武丁祖甲而周之既衰而後興者宣王一人而已夫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之過於周周之賢君不如商之多而其久於商者乃數百歲其故何也蓋周公之治天下務以文章繁縟之禮和柔馴擾剛疆之民故其道本於尊尊而親親貴老而

慈幼使民之父子相愛兄弟相悅以無犯上難制之氣行其至柔之道以揉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果敢之志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於廢為至弱之國何者優柔和易可以為久而不可以為強也若夫商人之所以為天下者不可復見矣嘗試求之詩書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舉皆周也而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以為商人風俗蓋在乎此矣夫惟天下有剛強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自振於衰微然至其敗也一散而不可復止蓋物之強者易以折而柔忍者



可以久存柔者可以久存而常困於不勝強者易以折而其末也乃可以有所立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也嗚呼聖人之慮天下亦有所就而已不能使之無弊也使之能久而不能強能以自振而不能以及遠此二者存乎其後世之賢與不賢矣太公封于齊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寢衰矣夫尊賢尚功則近于強親親尊尊則近于弱終之齊有田氏之禍齊田和受周安王命為侯遷而魯人困於盟主之令魯歷十三世至隱蓋商之政近於齊而周公之

魯歷十三世至隱公為春秋之始

齊田和受周安王命為侯遷而魯人困於盟主之禍康公于海濱以死遂絕祀

而魯人困於盟主之令

所以治周者其所以治魯也故齊強而魯弱魯未亡而齊亡也

齊自太公至康公凡三十世魯自周公至頃公凡三十五世

周論 武王伐紂有天下既崩成王幼周公攝政文物大備至赧王而亡凡三十七世八百

餘

蘓轍

傳曰夏之政尚忠商之政尚質周之政尚文而仲尼亦云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予讀詩書歷觀唐虞至於夏商以為自生民以來天下未嘗一日而不趨於文也文之為言猶曰萬物各得其理云爾父子君臣之間兄弟夫婦之際此文之所由起也昔者生民之初父子無義君臣無禮兄弟不相愛夫婦



不相保天下紛然而淆亂忿鬪而相苦文理不著而  
 人倫不明生不相養而死不相葬天下之人舉皆戚  
 然不寧於中然後反而求其所安屬其父子而列其  
 君臣聯其兄弟而正其夫婦至于虞夏之世乃益去  
 其鄙野之制然猶以天子之尊飯土墮盛飯器土階盛飯器三  
 不斲史堯紀茹茨不斲土至於周而後大備其粗始  
 於父子之際其精布於萬物其用甚廣而無窮蓋其  
 當時莫不自謂文於前世而後之人乃更以為質也  
 是故祭祀之禮陳其籩豆列其鼎俎備其醪醴俯伏

以薦思其飲食醉飽之樂而不可見也於是灌用鬱  
 鬯藉用白茅既沃而莫之見以為神之縮之也禮郊  
縮酌用茅明酌也陳註縮沛也體魄降於地魂氣升於天恍惚朱意  
誕謾也而不知其所由處聲音氣臭之類恐不能  
 得當也於是終祭於屋漏室西隅繹祭祭之明日於初  
廟門以為人子之心無所不至也薦之以滋味重之  
 以膾炙恐鬼神之不厭也薦之以血毛重之以體薦  
肉解其體而薦之也恐父祖之不吾安也於是先黍稷而飯稻  
 梁先大羹而飽庶羞以為不敢忘禮亦不敢忘愛也  
 丁寧反復優游而不忍去以為可以盡人子之心而



人子之心亦可以少安矣故凡世之所謂文者皆所以安夫人之所不安而人之所安者事之所當然也仲尼區區於衰周之末收先王之遺文而與曾子推論禮之所難處至於毫釐纖悉益以為王道之盛其文理當極於此焉耳及周之亡天下大壞強凌弱衆暴寡而後世乃以為用文之弊夫自唐虞以至於商漸而入於文至周而文極於天下當唐虞夏商之世益將求周之文而其勢有所未至非有所謂質與忠也自周而下天下習於文非文則無以安天下之所不足此其勢然也今夫冠婚喪祭而不為之禮墓祭

而不廟室祭而無所仁人君子有所不安於其中而曰不文以從唐虞夏商之質夫唐虞夏商之質蓋將以求周之文而未至者非所以為法也

王霸辨 三代之後不可無此論故事雖不涉史附于周論之下

程顥

臣伏謂得天地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其私心依仁義之偽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所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其道不同則在擇審



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王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銜石以為玉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曾西耻比管仲者義所不辭也况下於霸者哉陛下躬堯舜之資處堯舜之位必以堯舜之心自任然後為能克其道漢唐之君有可稱者論其人則非先王之學考其時則皆駁雜之政乃以一曲之見幸致小康其創法垂統非可繼於後世者皆不足為也然行仁政而不素講其良使其道

大明而後行則或出或入終莫有所至也夫事有大小有先後登其小忽其大先其所後後其所先皆不可以適治且志不可慢時不可失惟陛下替先聖之言登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己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擇同心一德書泰誓武王曰予有之臣與之共成天下之務書所謂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又曰一哉王心言致一而後可以有為也古者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誠以為不得其人而居之則不若闕之之愈也蓋小人之事君子所不能同豈聖賢之事而庸人可參之哉欲為聖賢之事而使庸人參之則其



命亂矣既任君子之謀而入小人之議則聰明不專而志氣惑矣今將較千古深錮之弊為生民長久之計非夫聽覽之明盡正邪之辨致一而不二能勝之乎或謂人君舉動不可不謹易於更張則為害大矣臣獨以為不然耶謂更張者順理所當耳其動若魯古質義而行則為謹莫大焉豈若因循苟簡卒致敗亂者自古以來何嘗有師聖人之言法先王之治將大有為而反成禍亂者乎願陛下奮天錫之勇智體乾剛而獨斷霈然不疑則萬世幸甚

五伯論 周之末齊桓晉文宋襄秦穆楚莊相繼為諸侯主盟謂之五霸

蘓轍

五伯威即齊桓公宋欽宗文晉文為盛然觀其用兵皆出於不得已威公帥諸侯以伐楚以包茅不入王次於陘而不進以待楚人之變楚使屈完如師威公陳諸侯之師與之乘與屈完共戰而觀之屈完見齊之盛懼而求盟諸侯之師成列而未試也威公退舍召陵與之盟而去之夫豈不能一戰哉知戰之不必勝而戰勝之利不過服楚全師之功大於克敵故以不戰服楚而不吝也晉文公以諸侯遇楚于城濮楚人請戰文公思楚人之惠退而避之三舍

一舍三十里初文公出亡過楚



楚成王有贈送之惠云若反國軍吏皆諫咎犯曰我何可以報我故以退三舍為報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師退而楚不止遂以破楚而殺子玉使文公退而子玉止則文公之服楚亦與齊威等無戰勝之功矣故威文之兵非不得已不戰此其所以全師保國無敵於諸侯者也至宋襄公國小德薄而求諸侯凌虐和鄭之君襄公使和文公殺鄭子用祭妹神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爭鄭以怒楚兵敗身死之不暇宋怒鄭至楚伐之楚人伐宋救鄭宋與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公傷股未幾卒雖竊伯者之名而實非也其後秦穆公東平晉亂西伐諸戎

楚莊王克陳入鄭得而不取莊王滅陳縣之納申叔時諫復封明年伐鄭

伯肉祖而降左右請皆有伯者之風矣然穆公聽杞勿赦王乃許之成

子秦大之計違蹇叔而用孟明千里襲鄭覆師於殺夫

杞子在鄭使告秦伐鄭訪於蹇叔蹇叔曰勞師襲遠非所聞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不受其言召孟明西乞自乙出師晉雖悔過自誓列於周書書秦而不能

東征諸夏以終成伯業莊王使申舟聘齊命無假道於宋舟知必死而王不聽宋人殺之王聞其死投袂

而起以兵伐宋圍之申舟聘齊王曰無假道于宋申舟曰我必死王曰殺之我伐之及宋宋人止之萃元曰過我而不假道比其邊鄙是與亡國同殺其使必伐我我亦亡亡也乃殺之

楚怒九月與之盟而去之雖號能服宋然君子以為



此不假道之師也齊靈公楚靈王共弱君之所為王亦為之而尚何以為伯乎嗚呼此二君秦穆楚莊者皆賢君也兵一不義而幾至於狼狽不能與威文齒而况其不者哉

六國論 當周末王室寢微諸侯且強其尤為秦在山西韓魏齊楚燕趙在山東相爭攻

乏語之春 秋末戰國 蘓洵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強援不能獨全故曰弊在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

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之所大患圖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與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然矣至於顛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秦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



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  
 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為計始速禍燕太子丹  
不禮焉丹怒亡歸欲報之遣荆卿入秦刺秦王取樊  
將軍首與燕督尤之地圖以進于王圖窮而匕首見  
王驚起環柱而走拔劍刺軻益趙嘗五戰於秦二敗  
發兵伐燕燕斬丹後秦遂滅燕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却之洎牧以讒誅耶  
 耶為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  
 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三國  
 韓魏各愛其地齊人勿附於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  
 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嗚呼  
 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

賢才并力西嚮則臣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  
 有如此之勢而為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  
 於亡為國者無使為積威之所劫哉夫六國與秦皆  
 諸侯也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  
 苟以天下之大下而從夫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  
 六國下矣陳氏謂其實借論宋  
賂契丹之事結之

六國論

蘇轍

嘗讀六國世家竊怪天下之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  
 之衆發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於滅亡  
 常為之深思遠慮以為必有可以自安之計蓋未嘗



不谷其當時之士慮患之疎而見利之淺且不知天下之勢也夫秦之所與諸侯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郊諸侯之所與秦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野秦之有韓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韓魏塞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也昔者范雎用於秦而收韓秦昭襄王用范雎為客卿商鞅用於秦而收魏秦孝公封衛鞅商於十五邑號曰商君昭王未得韓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齊之剛壽二十邑而范雎以為憂剛壽非計也齊湣王攻楚再關地千里而尺寸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存也諸侯見其罷敝而伐之齊幾於亡今王不如

遠矣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夫韓魏中國之樞而天下之樞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而威楚趙然則秦之所忌者可以見則齊附而韓魏因可虜矣矣秦之用兵於燕趙秦之危事也越韓過魏而攻人之國都燕趙拒之於前而韓魏乘之於後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趙未嘗有韓魏之憂則韓魏之附秦故也夫韓魏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於其間此豈知天下之勢邪委區區之韓魏以當強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於秦哉韓魏折而入於秦然後秦人得通其兵於東諸侯而使天下徧受其禍夫韓魏不能獨當秦而天下之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



韓親魏以擯秦秦人不敢逾韓魏以窺齊楚燕趙之國而齊楚燕趙之國因得以自完於其間矣以四無事之國佐當危之韓魏使韓魏無東顧之憂而為天下出身以當秦兵以二國委秦而四國休息於內以陰助其急若此可以應夫無窮彼秦者將何為哉不知出此而乃貪疆場尺寸之利背盟敗約以自相屠滅秦兵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至使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國可不悲哉

秦論 始皇滅六國有天下與李斯議遂令天下為三十六郡置守宰

蘇軾

秦初并天下丞相綰姓等言燕齊荆地遠不置王無以鎮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羣臣皆以為便廷尉斯姓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讐諸侯更相誅伐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鬥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之靈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籓子曰聖人不能為時亦不失時時非聖人之所



能為也能不失時而已三代之興諸侯無罪不可奪  
削因而君之雖欲罷侯置守可得乎此所謂不能為  
時者也周衰諸侯相并齊晉秦楚皆千餘里其勢足  
以建侯樹屏至於七國皆稱王行天子之事然終不  
封諸侯不立疆家世卿者以魯三桓晉六卿齊田氏  
皆世卿為戒也久矣世之畏諸侯之禍也非獨李斯  
作禍者始皇知之始皇既并天下分郡邑置守宰理固當然  
如冬裘夏葛時之所宜非人之私智獨見也所謂不  
失時者而學士大夫多非之漢高帝欲立六國後張  
子房以為不可世未有非之者李斯之論與子房何

異世特以成漢敗秦為是非耳高帝聞子房之言吐

哺罵酈生酈食其告漢王曰昔湯放桀武王伐紂皆

後皆戴德顧為臣妾楚必朝王曰善告張良王五食

良曰臣請借前箸為王籌之昔湯武封桀紂之後者

度能制其死生之命也今大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

武王入殷發粟散錢偃革為軒休馬放牛示不復用

今大王能之乎且天下游士離親戚棄墳墓從大王

遊者徒欲望咫尺之地今彼立六國後游士各歸事

其主大王誰與取天下乎誠用客謀大事去失

漢王轍食吐哺罵曰豈儒幾敗而公事趣止之知諸

侯之不可復明矣然卒王韓齊王彭梁王英淮南王

盧燕王豈獨高帝子房亦與焉故柳宗元曰封建非

聖人意也勢也昔之論封建者曹元首陸機劉頌及

唐太宗時魏徵李百藥顏師古其後有劉秩杜佑柳



史記卷之八  
宗元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矣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故吾取其說而附益之曰凡有血氣必爭爭必以利利莫大於封建封建者爭之端而亂之始也自書契以來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父子兄弟相賊殺有不出於襲封而爭位者乎自三代聖人以禮樂教化天下至刑措不用然終不能已篡弑之禍至漢以來君臣父子相賊虐者皆諸侯王子孫其餘卿大夫不世襲者蓋未嘗有也近世無復封建則此禍幾絕仁人君子忍復閱之歟故吾以為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論當為萬世法也

秦論一

始皇崩小子胡亥立曰二世世皇帝趙高弑之秦亡

蘇轍

秦人居諸侯之地而有萬乘之志侵辱六國斬伐天下不數十年之間而得志於海內至其後世再傳而遂亡劉季漢高祖起於匹夫斬刈豪傑歷秦誅楚以有天下而其傳子孫數十世而不絕蓋秦漢之事其所以起者不同而其所以取之者無以相遠也然劉項奮臂於閭閻之中率天下蠱起之兵西嚮以攻秦無一成之聚一夫之衆驅罷敝謫戍之人以求所非望得之則生失之則死以匹夫而圖天下其勢不得不



疾戰以趨利是以冒萬死求一生而不顧今秦擁千里之地而乘累世之業雖閉關而守之畜威養兵拊循士卒而諸侯誰敢謀秦觀天下之變而後出兵以乘其弊天下夫誰敢抗而惠文孝公武惠文子昭武王弟昭昭弟襄襄王之君乃以萬乘之資而用匹夫所以圖天下之勢疾戰而不顧其後此宜其能以取天下而亦能以亡之也夫劉項之勢天下皆非吾有起於草莽之中因亂而爭之故雖驅天下之人以爭一旦之命而民猶有待於戡定以息肩於此故以疾戰定天下天下既安而下無背叛之志若夫六國之際諸侯各有分地

而秦乃欲以力征強服四海不愛先王之遺黎以為子孫之謀而竭其力以爭鄰國之利六國雖滅而秦民之心已散矣故秦之所以謀天下者匹夫特起之勢而非所以承祖宗之業以求其不失者也昔者嘗聞之周人之興數百年而後至於文武文武之際三分天下而有二然商之諸侯猶有所未服紂之衆未可以不擊而自解也故以文武之賢退而修德以待其自潰誠以為后稷公劉太王王季周先勤勞不懈而後能至於此故其發之不可輕而用之有時也嗟夫秦人舉累世之資一用而不復惜其先王之澤已竭



於取天下而尚欲求以為國亦已惑矣

秦論二

三代聖人以道御天下動容貌出辭氣逡巡廟堂之上而諸侯承德四夷向風何其盛哉至其後世稍衰桓文迭興而維持之要之以盟會齊之以征伐既已卑矣然春秋之後吳越放恣吳王夫差大敗越王勾踐於夫椒越遂治兵滅繼之以田常齊臣遂有三晉晉大卿范氏知氏中行氏趙氏魏氏韓氏皆大至出公知氏與趙魏韓氏分范中行氏公怒四卿反攻公公出奔哀公立韓趙魏氏又滅知氏分之號為之亂天下遂為戰國君臣之間非詐不言非力不用相與為盜跖之行猶恐不勝雖桓文之事且不可

試矣而况於文武成康之舊歟秦起於西陲與戎狄雜居本以強兵富國為上其先襄公最賢詩人稱之然其所以為國者亦猶是耳詩曰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夫蒹葭之方盛也蒼蒼其強勁而不適於用至於白露凝戾為霜然後堅成可施於人今夫襄公以耕戰自力而不知以禮義終成之豈不蒼然盛哉然而君子以為未成故其後世徂於為利而不知義至於商君厲之以法商鞅入秦風俗大變法日惡鄙詐猛暴甚於六國卒以此勝天下秦之君臣以為非是無足以服人矣當是時諸侯大者連地數



千里帶甲數十萬雖使齊威晉文假仁義挾天子以令之其勢將不能行惟得至誠之君子自修而不爭如商周之先君庶幾可以服之孟子遊於齊梁以此干其君皆不能信以為詐謀奇計之所不能下長戟勁弩之所不能克區區之仁義何足以致此然魏文侯當時之弱國也君王后齊之一婦人也齊襄王后王建母賢事秦謹與諸侯信君王后卒齊客多受秦金為友問勸王朝秦遂降魏文侯行仁義禮下賢者用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而秦人不敢加兵君王后用齊四十餘年事秦謹與諸侯信而齊亦未嘗受兵而況於力行仁義中心慘怛終身不懈而有

不能勝者哉夫衣冠佩玉可以化強暴深居簡出可以却猛獸虚心寡欲可以懷鬼神孟子曰仁不可以為衆誠因秦之地用秦之民按兵自守修德以來天下彼將極負其子而至而誰與共亡惜乎其明不足以知之竭力以勝敵敵勝之後二世而亡其數有以取之矣

秦論 秦亂諸國並興漢遂合之

何去非

兵有攻有守善為兵者必知夫攻守之所宜故以攻則克以守則固當攻而守當守而攻均敗之道也方天下交臂相與而事秦之疆也言始皇之時秦人出甲以



攻諸侯蓋將取之也圖攻以取人之國者所謂兼敵  
之師也及天下攘袂相率而叛秦之亂也言二世秦之時秦  
人合卒以拒諸侯蓋將却之也圖拒以却人之兵者  
所謂救敗之師也兼敵之師利於轉戰救敗之師利  
於固守兵之常勢也秦人據崤函之阻以臨山東自  
繆公以來常雄諸侯卒至於并天下而王之豈其君  
世賢耶亦以得乎形使之居故也二世之亂天下相  
與起而亡秦不三歲而為墟以二世之不道顧秦亦  
何足以亡然而使其知指背叛之山東嚴兵拒關為  
自救之計雖以無道行之而山西千里之區猶可歲

月保也不知慮此乃空國之師以屬章邯秦將李由斯  
子三之徒越關千里以搏寇而為鄉日堂堂兼敵之  
師亦已恃矣方陳勝之首事楚人方秦亂起兵為王而天下豪  
傑爭西嚮而誅秦也蓋振臂一呼而帶甲者百萬舉  
麾一號而下城者數十又類皆山林偏起之匹夫其  
存亡勝負之機取決於一戰其鋒至銳也而章邯之  
徒不知固守其所以老其師乃提孤軍棄天險渡漳  
踰洛左馳右騫以嬰四合之鋒卒至於敗而沛公之  
衆揚袖而入空關高祖入咸陽遣兵守函谷關雖二世之亂足以  
覆宗天下之勢足以夷秦而其亡遂至於如此之亟



者用兵之罪也夫秦役其民以從事於天下之日久矣而其民被二世之毒未深其勇於公鬪樂於衛上之風聲氣俗猶在也而章邯之為兵也以攻則不足以守則有餘周文陳勝將常率百萬之師傳於戲下矣章邯三擊而三走之卒殺周文使其不遂縱以搏敵而坐關固守為救敗之師關東之士雖已分裂而全秦未潰也或曰七國之反漢也漢景帝時晁錯患諸侯強大請削地尊京師於是七國宗室諸王誅名於誅錯而作亂并皆伏誅所謂吳王濞膠西王卬膠東王雄渠菑菑川王賢濟南王辟光楚王戊趙王遂也議者歸罪於吳楚以為不知杜成臯之口而漢將一日過成臯者數十輩遂至於敗亡今

豪傑之叛秦而罪二世之越關搏戰何也嗟夫務論兵者不論其逆順之情與夫利害之勢則為兵亦踈矣夫秦有可亡之形而天下之衆亦銳於亡秦是以豪傑之起者因民志也關東非為秦役矣漢無可叛之釁而天下之民無至於負漢則七國之起非民志矣天下皆為漢役者也以不為秦役之關東則二世安得即其地而疾戰其民以方為漢役之天下則漢安得不趨其所而疾誅其君此戰守之所以異術也昔者賈誼司馬遷皆謂使子嬰二世之子降漢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則山西之地可全而有卒取失言之議於



後世彼二子者固非愚於事機者也亦惜夫秦有可全之勢耳雖然彼徒知秦有可全之勢而不知至於子嬰而秦之事去矣雖有太公之佐其如秦何哉

漢論上

高祖姓劉氏滅秦有天下九十二世

石介

噫嘻王道其駁於漢乎湯革夏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禹之道周革商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湯之道漢革秦不能盡循周之道王道於斯駁焉夫井田三主之法也什一三王之制也封建三主之治也射鄉三王之禮也學校

三王之教也度量以齊衣服以章宮室以等三王之訓也三主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五十者養于鄉六十者養于國七十者養于學孤獨鰥寡皆有常餼周衰王道息秦并天下遂盡滅三主之道漢革秦之祚已矣不能革秦之弊猶襲秦之政而井田卒不用也什一卒不行也射鄉卒不舉也學校卒不興也度量卒不齊也衣服卒不章也宮室卒不等也市廛而稅關譏而征林麓川澤不以時而入用民之力無日五十六十七者不養孤寡鰥獨無常餼三主之道不



復非秦之罪也漢之罪也桀滅夏道湯亦受命克承  
禹烈故夏之民歸于商不見商之政而見禹之政商  
之民歸于周不見周之政而見湯之政秦滅周道漢  
亦受命不襲周之政而沿秦之弊立漢之政故秦之  
民歸于漢見漢之政而不見周之政蓋以漢之禮樂  
易三王之禮樂也以漢之制度易三王之制度也以  
漢之爵賞易三王之爵賞也以漢之法律易三王之  
法律也以漢之政令易三王之政令也噫漢順天應  
人以仁易暴以治易亂三王之舉其始何如此其盛  
哉其終何如此其卑哉三王建大中之道置而不行

區區襲秦之餘立漢之法可惜矣

漢論中

或曰漢改三王之道作之者其誰歟曰曹參陸賈叔  
孫通之罪也漢高祖以干戈而定天下陸賈曰陛下  
馬上得之不可馬上治之於是使賈著秦所以得天  
下及古今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輒  
稱善高祖已平天下群臣飲酒爭功或妄呼拔劍擊  
柱上患之叔孫通乃與弟子百餘人雜採古禮與秦  
儀以爲漢儀帝用之曰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漢高  
祖豁達大度聰明神聖溫恭濟哲英威睿武其資材



固不下乎湯禹與文武之道使爲帝則帝矣使爲王則王矣方平定禍亂思爲漢家改正朔定禮樂立制度明文章施道德張教化一風俗興太平以垂於千萬世賈若能遠舉帝皇之道致於人君施於國家布於天下通若能純用三王之禮施於朝廷通於政教格於後世以高皇之材而不能之乎乃齟齬進夫當時之近務王霸之猥略貴乎易行孜孜舉夫近古之野禮亡秦之雜儀求夫疾效使高祖上視湯武有慙德漢家比蹤三王爲不侔可惜也哉初蕭何爲相天下未甚入而何死曹參代之參以爲蕭何之規當守

之勿失日飲醇酒寬縱不治事雖復惠帝求治參不能竭才輔之直以高祖之初定禍亂蕭何之草創律令民僅出塗炭爲已太平國僅立法式爲已大備當其高祖之旣平禍亂蕭何之旣定律令惠帝之方求治參能竭伊尹致君如堯舜之心周公輔成王致太平之道以事惠帝制度之未修者修之教化之未格者格之文章之未備者備之禮律之未明者明之刑政之未和者和之盡循三王之道而行之賈與通旣施之於前參復行之於後漢豈有不及三王之治者乎故曰陸賈叔孫通曹參之罪也



漢論下

或曰時有澆淳道有升降當漢之時固不同三代之時也盡行三王之道可乎曰時有澆淳非謂後之時不淳於昔之時也道有升降非謂今之道皆降於古之道也夫時在治亂道在聖人非有先後耳桀紂興則民性暴湯武興則民性善湯之時固在桀之後武之時固在紂之後而湯武之時豈有不淳於桀紂之時其道亦已降乎其民亦已難教乎時治則淳時亂則澆非時有澆淳也聖人存則道從而隆聖人亡則道從而降非道有升降也民厭亂久矣昔秦甚矣秦

之政極弊也民得出檻穽也唯使之從三王之政非如檻穽之深閉可畏也既得出檻穽而得適非檻穽人皆樂然從之也况使從三王大中之道躋於泰然安樂乎當高祖提秦之民於千萬丈不測深淵中置之於平地若示之以三王之改革之以三王之化鼓之以三王之號令明之以三王之律度民有不肯從之乃曰不如在千萬丈不測深淵中之樂邪吾未之信也當乎天下初定也民未有富兼貧民未有疆凌弱民未有衆吞寡民未有大并小因定之經界因為之井田民有爭乎國未有巡行之費國未有兵衆之



動國未有土木之耗，因為之什一之法，因立之中正之道，國闕用乎封建，以域之射鄉，以仁之庠序，以教之養老，以厚之秦之民，不為漢之民，為三王之民也。民不見漢之政，見三王之政也。伊尹俾其君不及堯，舜其心媿耻，若捷於市，湯去堯舜數百年矣，而又承桀之大亂，其時固亦流瀉矣，且能以堯舜致其君，曹參陸賈叔孫通乃獨不能以三王之道事於漢，使漢不及三王，誠可罪也。或曰：漢之輔政者，前有蕭何、張良，中有平、勃、勃、後有霍光、魏相、公孫弘、博陽侯、韋賢父子，而獨責於賈與通暨曹相國，不亦

名中有平

陳勃周

後有霍光魏相公孫

弘博陽侯

偏乎曰：易之革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君子以治曆明時。曰：君子以正位凝命。當高祖定天下，乃革去故，取新之日也。曹參陸賈叔孫通正當君子以治曆明時正位凝命之際也。會其時乘其際，不能創制度，明律令，以垂萬世法，適當其罪也。至於後世，法令已定矣，條章已著矣，制度已行矣，朝廷循之已慣習矣，而遽更之，得無亂乎？富者已連田兼地矣，疆已凌弱矣，衆已吞寡矣，大已并小矣，而遽正之以經界，居之以井田，民肯從乎？後嗣奢縱，日作土木，不息內畜嬖待，外耽畋遊，殫天下之



力猶供億不足而遽行中正之道取什一之賦罷關  
 市開山澤國其不之乎故是錯請削國地而被誅景帝  
 時是錯患諸侯強大難制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收  
 其枝郡奏上今公卿列侯宗室集議莫敢難由是諸  
 侯疾之吳楚七國反以誅仲舒請限民田而不用仲  
 錯為名錯衣朝衣斬東市仲舒說上云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  
 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  
 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歛省繇役以寬民力  
 然後可善治也食貨志註曰名田占田也各為立限  
 不使富者過制則霍光魏相公孫韋賢博陽侯雖有  
 貧弱之家可足也其才豈能為漢家革制度乎適不當其時也故吾  
 罪曹參陸賈叔孫通也

唐宋名賢歷代史論奇鈔卷之一下

封建論封土建國之謂唐虞 柳宗元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  
 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由  
 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  
 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  
 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  
 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在在人不能  
 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  
 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



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  
 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里胥縣大夫刑政生  
 焉故近者聚而為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  
 有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  
 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  
 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  
 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  
 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  
 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  
 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

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  
 非聖人意也勢也此封建本意以下列入帝王事而獨詳於周夫堯舜禹  
 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此下言周封建之弊裂  
 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治布履星羅四周于天  
 下輸運而輻集合為朝觀會同離為守臣扞城然而  
 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觀者禮曰觀禮天子不以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蓋夷王本未必立而於諸侯之手故為是加禮於諸侯下堂而見之又其時王室浸衰自是永為例矣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  
 征北伐之威討西戎北伐獫狁南征荆蠻伐淮南淮北之夷卒不能定魯侯  
 之嗣魯武公以拘與戲見王王立戲樊侯仲山甫諫曰不可立也不順必犯王命必謝故出令不



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奔上  
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  
其少是教逆也若曾從之而諸侯效之王命將有所  
壅若不從而誅之是冒誅王命也誅亦失不誅亦失  
天子其圖之王卒立之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

侯矣此下歷數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定王使王

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射王中

肩者有之射桓王中肩伐凡伯周桓王使卿士凡

楚丘春秋書之見東誅萇弘者周卿士劉氏與晉古

狄虺伐天子之使夫范氏世為晉姻時

敬王不用萇弘之賢使屬劉故周與范氏趙有之天

下垂盤無君君之心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

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歟

遂判為十二合為七國威分于陪臣之邦國殄於後

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秦有天下此下言秦

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

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

所以為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

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鈿徒謫戍之徒園視而令

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於下而

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

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此下言漢封建之矯秦之

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



命扶傷之不暇困平城漢高祖即位七年匈奴圍平城病流矢英布反高

離別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

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

可知也唐興此下言唐郡縣之利以征秦之得制州邑立守宰此其

所以為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

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

可革也此下論四代封建郡縣于民之利病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

子其人適其俗脩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

還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

矣列侯驕盈驥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

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

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跡亦斷可見

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

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

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

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

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

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

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于民者無如之何及夫



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  
文帝問天下長者於田叔田叔對以故雲中守孟舒時孟舒坐虜而免聞田叔之言後召為雲中守得  
 魏尚於馮唐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文帝聞帝下吏削爵馮唐勸之復為雲中守聞  
 黃霸之明審宜帝下制曰潁川太守霸以宣布詔令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觀汲黯之簡靖黯治官不理民徵為京兆尹而至丞相好清靜武帝  
召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為而已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好直諫犯主之顏色帝常不見拜之可也彼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輯一方可  
 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  
 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  
 縱令其亂其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

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  
 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  
 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奔  
 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  
 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  
 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  
 促亦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  
 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  
 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為  
 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



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皇夫天下之道理安斯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

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于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為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按真德秀曰此篇間架宏闊辯論雄俊真可為作文之法然其理則有未然者故引胡寅之論以破之而程敦夫黃唐亦皆著論以辯其失世多宗之獨蘇軾范祖禹深有取焉而世亦莫之服也愚意宗元之論合於時宜未可盡以為非獨其謂封建聖人之私而公天下自秦始則無以服天下後世之心蓋急於欲伸其說而不自知其過也千載而下唯曾鞏說勢得之太略以為今之病封建者必曰用秦法病郡縣者必曰用周制皆不得其理也借使韓魏燕趙列為百里之國而侯雖至今存可也秦之郡縣勢足以自治力足以自衛雖萬世無患可也天下之勢豈不誠易知哉此論甚當讀者詳之

三國論

後漢之末魏曹操吳孫權蜀劉備鼎立爭天下謂之三國



蘧轍

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智者勝  
 勇而遇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者不足  
 用也夫唯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難處  
 起而難平蓋嘗聞之古者英雄之君其遇智勇也以  
 不智不勇而後真智大勇乃可得而見也悲夫世之  
 英雄其處於世亦有幸不幸耶漢高祖唐太宗是以  
 智勇獨過天下而得之者也曹公名孫權劉備名備是以  
 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以智攻智以勇擊勇此譬如  
 兩虎相搏齒牙氣力無以相勝其勢足以相擾而不

足以相斃當此之時情乎無有以漢高帝之事制之  
 者也昔者項籍乘百戰百勝之威而執諸侯之柄咄  
 嗟叱咤奮其暴怒西向以逆高祖其勢飄忽震蕩如  
 風雨之至天下之人以為遂無漢矣然高帝以其不  
 智不勇之身橫塞其衝徘徊而不得進其頑鈍雄魯  
 樸魯如推也足以為笑於天下而卒能摧折項氏而待其  
 死此其故何也夫人之勇力用不已則必有所耗竭  
 而其智慮久而無成則亦必有所倦怠而不舉彼欲  
 用其所長以制我於一時而我閉門而拒之使之失  
 其所求遠巡求去而不能去而項籍固已憊矣今夫



曹公孫權劉備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相取而未知以不才取人也世之言者曰孫不如曹而劉不如孫劉備唯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勝則亦已惑矣蓋劉備之才近似於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術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其道有三焉耳先據勢勝之地以示天下之形廣收信韓姓越彭姓出奇之將以自輔其所不逮有果銳剛猛之氣而不用以深折項籍猖狂之勢此三事者三國之君其才皆無有能行之者獨有一劉備近之而未至其中猶有翹然自喜之心欲為推曹而

不能純欲為果銳而不能達二者交戰於中而未有所定是故所為而不成所欲而不遂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足尚也嗟夫方其奔走於二袁表之間困於呂布而狼狽於荊州劉表據荆百敗而其志不折不可謂無高祖之風矣而終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唯漢高帝為不可及也夫

西晉論

司馬昭受魏禪為晉王至子炎即帝位為武帝謂之西晉惠帝時五胡起兵建號至愍帝遇害九四世至元帝遷都江表謂之東晉九十一世西東通一百五



十六年

何去非

天下之禍不患其有可觀之迹而發於近而患其無可窺之形而發於遲有迹之可觀雖甚愚怯必加所警備而發於近者其毒嘗淺無形之可窺雖甚智勇亦忽於防閑而發於遲者其毒常深昔者五胡見之禍晉室其起者非一朝一夕也探其基而積之乃在於數百歲之淹緩國更三姓漢魏而歷君數十平居常日不見其有可窺之形是以一發而莫之能支夫非無形也蓋為禍之形常隱於福為福之形常隱於禍人見其為今日之禍福而已不就其所隱而逆窺

之是以於其未發皆莫視其昭然之形此其為禍至於不可勝救也先王之制夷狄於要荒服也甚惡其猾夏而亂華未嘗不欲驅攘而擯之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夷蠻戎狄之君立於四門之外使無與乎備物盛禮之觀後世之君幸其衰敝而悅其向服也因內徙而親之其事肇於漢之孝宣漸於世祖光武而盛於魏武曹操或空其國而罷徵塞之警下應元或藉其兵而為寇敵之扞下應光武魏武夫既去其侮而又役其力可謂世主之太欲國家之盛福矣不知積之既久而大禍之所伏一旦洵然而發若決坊水莫之能遏晉為不



幸而適當之以其平居常日不觀其昭然之形故也  
 昔者孝宣承武帝攘擊匈奴之威會五單于內爭始  
 納呼韓邪使之依阻塞下稍通五原而來其朝宜帝特匈奴  
奴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上書願效至于孝元  
塞稱藩臣詔以客禮待之位諸侯王上而呼韓邪乃願保塞而請罷邊備賴侯應之策以為  
 自孝武攘之幕北奪其陰山匈奴失所蔽隱每過陰  
 山未嘗不哭其喪亡也今罷備塞則示之大利元帝  
 雖報謝焉自是胡人亦浸而南顧漢亦甚悅其來而  
 不之却也世祖因匈奴日逐之至遂建南廷以安納  
 之稍內居之西河美稷後漢光武立南單于庭置使匈奴中郎將以領之徙南單

于居西河美稷而其諸部因逐屯守北地朔方五原代郡雲  
 中定襄雁門之七郡而河西之地鞠為虜區加徙叛  
 羌錯置三輔京兆馮翊扶風言此魏武後大徙武都  
 之氏以實關畿用禦蜀寇而匈奴五郡皆居汾晉而  
 近在肘腋矣於晉之興大率中原半為夷居元海姓劉  
名犯冒頓匈奴也而居晉陽石勒號後趙羯人也而居  
後魏土黨姚氏名萇號羌也而居扶風符氏名健號秦氏也而  
 居臨渭慕容名皝號燕德號南燕鮮卑也而居昌黎  
 種族日蕃其居處飲食皆趨萃矣而其桀暴貪悍樂  
 鬪喜亂之志態則亦無時而變也是以元海一倡而



并雍之胡乘時四起自長淮之北無復晉土而為戰  
 國者幾二百年所謂發於遲而為毒深也雖然彼之  
 內徙而聽役也亦迫制服之威而其情未嘗不懷土  
 而思返固其怨夫中國羈拘而賤侮之也是以劉猛  
 發憤而反於晉事雖不濟而劉氏諸部未嘗一日而  
 忘之也晉泰始七年單于猛叛屯孔那城武帝遣婁  
 侯何楨討之楨素有志略以猛衆凶悍非少  
 兵所制楨誘猛左部督李恪殺猛於是匈  
 奴震服積年不敢復反其後忿恨為邊患自魏而上  
 非無明智之主足以察寃微漸為子孫萬世之慮然  
 皆安其內附或樂用其力唯恐不能鳩令而收役之  
 雖有失為禍之形皆不為之深思遠慮就其所伏而

消厭之由晉而下自武帝之平吳會徧撫天下吳  
 主  
能降天固無藉乎夷狄之助矣苟於此時有能探其  
下歸所伏之禍而逆制焉因其懷返之情加之恩意以導  
 其行為之假建名號而厚資之使各以種族而遷之  
 舊土彼樂引輕去而惟恐其後也然後嚴斥障塞使  
 有萃夷內外之辨後雖有警則無至戩於肘腋之間  
 而被不可勝言之禍矣雖然自非明智果斷之主為  
 子孫後世之慮則不能決於有為以救其未發之深  
 禍也彼晉武自平吳會方以侈欲形於天下其能  
 及此乎雖郭欽抗疏武帝時胡為邊患侍御史郭欽  
 上疏請將平吳之威從雜胡峻



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帝不納其言，反復切至，皆恬然不為省，於抱虎而熟寐，爾嗟乎為天下者，無恃其為平日之福，而忽其所隱之禍也。

晉論

蘓轍

御天下有道，休之以安，動之以勞，使之安居而能勤，逸處而能憂，其君子周旋揖讓，不失其節，而能耕田射御，以自致其力，平居習為勉強，而去其惰傲，厲精而日堅，勞苦而日強，冠冕佩玉之人，而不憚執天下之大勞，夫是以天下之事舉皆無足為者，而天下之

匹夫亦無以求勝其上，何者？天下之亂，蓋常起於上之所憚，而不敢為，天下之小人，知其上之有所憚，而不敢為，則有以乘其間，而致其上之所難，夫其上之所難者，豈非死傷戰鬥之患？匹夫之所輕，而士大夫之所不忍，以其身試之者，耶？彼以死傷戰鬥之患，邀我而我不能應，則無怪乎天下之至於亂也。故夫君之子之於天下，不見其所畏，求使其所畏之不見，是故事有所不辭，而勞苦有所不憚，昔者晉室之敗，非天下之無君子也，其君子皆有好善之心，高談揖讓，泊然冲虛，而無慷慨感激之操，大言無當，不適於用，而



畏兵革之事天下之英雄知其所忌而竊乘之是以顛沛隕越而不能以自存且夫劉聰元海石勒王敦祖約四散臣名此其姦詠雄武亦一世之豪也譬如山林之人生於草木之間大風裂日之所咻而雪霜饑饉之所勞苦其筋力骨節之所嘗試者亦已至矣而使王衍王導晉二丞相之倫清談而當其衝此譬如千金之家居於高堂同之上食肉飲酒不習寒暑之勞而欲以之捍禦山林之勇夫而求其成功此固姦雄之所樂攻而無難者也是以雖有賢人君子之才而無益於世雖有盡忠致命之意而不救於患難此其病起

於自處太高而不習天下之辱事故富而不能勞貴而不能治蓋古之君子其治天下為其甚勞而不失其高食其甚美而不棄其糲使匹夫小人不知所以其勇而其士不失為君子至於後世為其甚勞而不以自役而為秦之強食其甚美而無以自實而為晉之敗夫甚勞者固非所以為安而甚美者亦非所以自固此其所以喪天下之故也哉

七代論

南朝自晉傳之宋宋傳齊齊傳梁梁傳陳北朝自諸國併於魏魏後分為西魏東魏東魏傳北齊西魏傳後周後周併北齊而傳之隋隋滅陳然後南北混為

蘓轍



英雄之士能因天下之隙而遂成天下之勢天下之勢未有可以必成者也而英雄之士常因其隙而入于其間堅忍而不變是以天下之勢遂成而不可解自晉以下者天下何其紛紛也疆者不能以相并而弱者不能以相服其德不足以相君臣而其兵不足以相吞滅天下大亂離而為南北北又自離而為東西其君臣又自相篡取而為七代至於隋而後合而為一蓋其間百有餘年之中其賢君各臣累累而出者不為少矣然而南不能渡河以有北之民而北不能過江以侵南之地豈其百年之間南無間之足乘

而北無隙之可入哉蓋亦其勢之有所不可者也七代之際天下常有變矣宋取之晉齊取之宋梁取之齊陳取之梁而周齊取之後魏此五變者兵交而不解內亂而無救其間非小也而其四鄰拱手遠望而莫敢入蓋其取之者誠有以待之而不可以乘其倉卒也嗟夫北方之人其力不足以并南而南方之勢又固不可以爭衡於中國則七代之際天下將不可合耶嘗試論之姚泓後秦主姚興後秦主宋武劉裕之際天下將合之際也姚興後秦主既死而秦地大亂武帝舉江南之兵畏魏以攻秦兵不勝而關中定此天下之一時也



史記卷之十一  
及夫劉穆之死關中未安席不及煖兵不及息而奔走以防江南之亂留孺子孱將以抗四方彊悍之虜則天下之勢已遂去矣且此惟不能因天下之勢而遂成之也則夫天下之勢亦隨去之而已矣且夫孫權曹操之事足以見矣曹操之不能過江以攻孫權力有所未足也而孫權終莫肯求逞於中國蓋其志將以僥倖乎北方大亂然後奮而乘其弊而非以為其地之足以抗衡於中原也嗟夫使武帝既入關因而居之以鎮撫其人民南漕江淮之資西引巴漢之粟而內因關中之盛厲兵秣馬以問四方之罪戾當

此之時天下可以指麾而遂定矣而何江南之足以芥蒂夫吾心哉然而其事則不可不察也其心將有所取乎晉而恐夫人之反之於南是以其心憂懼顛倒而不見天下之勢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故夫有可以取天下之勢而不顧以求移其君而遂失之者宋武之罪也

劉裕弒晉帝為宋主

隋論 姓楊氏文帝時受周禪平陳

蘇轍

人之於物聽其自附而信其自去則人重而物輕人



重而物輕則物之附人也堅物之所以去人分裂四出而不可禁者物重而人輕也古之聖人其取天下非其驅而來之也其守天下非其劫而留之也使天下自附不得已而為之長吾不役天下之利而天下自至夫是以去就之權在君而不在民是之謂人重而物輕且夫昔之於人已求而得之則不若使之求我而後從之已守而固之則不若使之不忍去我而後與之故夫智者或可與取天下矣而不可與守天下守天下則必有太度者也何者非有太度之人則常恐天下之去我而以術留天下以術留天下而天

下始去之矣昔者三代之君享國長遠後世莫能及然而亡國之暴未有如秦隋之速二世而亡者也夫秦隋之亡其弊果安在哉自周失其政諸侯用事而秦獨得山西之地不過千里韓魏壓其衝楚齊其肩燕趙伺其北而齊掉其東秦人被甲持兵七世而不得解寸攘不取至始皇然後合而為一秦見其取天下若此其難也而以爲不急持之則後世且復割裂以爲敵國是以銷名城始皇毀關東諸侯舊城郭殺豪傑秦并天下殺諸侯鑄鋒鏑收天下兵銷爲鍾鐻以絕天下之望其所以備慮而固守之者甚密如此然而海內愁苦無聊



莫有不忍去之意是以陳勝項籍因民之不服長呼  
 起兵而山澤皆應由此觀之豈非其重失天下而防  
 之太過之弊歟今夫隋文之世其亦見天下之久不  
 定而重失其定也蓋自東晉以來劉聰前趙石勒後趙  
 慕容垂燕符堅秦姚興後秦赫連夏之徒紛紛而  
 起者不可勝數至於元氏魏本姓拓跋氏并吞滅  
 取畧已盡矣而南方未服元氏自分而為周齊周并  
 齊而授之隋隋文取梁滅陳而後天下為一彼亦見  
 天下之久不定也是以既得天下之衆而恐其失之  
 享天下之樂而懼其不久立於萬民之上而常有猜

防不安之心以為舉世之人皆有曩者英雄割據之  
 懷制為嚴法峻令以杜天下之變謀臣舊將誅滅畧  
 盡文帝性猜忌苛察信受讒言而獨死於楊素之手  
 以及於太故始獨孤皇后惡太子勇謀廢之立廣為  
 預帝不諱後事為書問僕射楊素官人誤取其報  
 送帝所覽之大志帝所寵陳夫人出更衣為太子  
 所逼拒之得免帝怪其神色有異問故未人法然曰  
 太子無禮帝患抵床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獨孤誤我  
 將召故太子勇廣聞之令右庶子  
 張衡入侍疾因弒帝遣人縊殺勇終於煬帝之際天  
 下大亂塗地而莫之救由此觀之則夫隋之所以亡  
 者無以異於秦也悲夫古之聖人修德以來天下天  
 下之所為去就者莫不在我故其視失天下甚輕夫



惟視失天下甚輕是故其心舒緩而其為政也寬寬者生於無憂而慘急者生於無聊耳昔嘗聞之周之興太王古公亶父避狄於岐幽之人民扶老携幼而歸之岐山之下累累而不絕喪失其舊國而卒以大興及觀秦隋唯不忍失之而至於亡然後知聖人之為是寬緩不速之行者乃其所以深取天下者也

隋論

李清臣

治天下者以王道不可為之以吏治吏治可以苟天下之安而不可久也純以王道而治者三代是也吏治與王道雜然而用者漢唐是也純用吏治者隋文

是也自禹至於桀自湯至於紂自武王至于赧三代之長各數十世安而不變者幾二千年自高祖至於平帝前漢自光武至於獻帝後漢自高祖太宗至於僖昭唐茲為二姓者或四百年漢或三百年唐不及於三代之長而有過於歷代之君若隋文帝之有天下于時亦可謂之治平而寡事矣然纔三世三十九或作七又作八而亡其故何也吏治與王道之效不同也故三代用王道而長漢唐雜之以吏治而不及於三代隋文專以吏治而不及於漢唐是非王道與吏治薄厚之效邪隋文之九年滅陳而天下始一奮勵於為政



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之論事宿衛之人  
 傳殮而食至于矢革不用天下無游食之人戶口歲  
 增過於兩漢其富庶而康樂如此常人之謂太平而  
 識者皆知其不能久也何者無禮義以維持其政無  
 忠信以固結其臣教化不足以導其民紀綱不足以  
 防其後一切以辨數勤察為能處三王之位而卑卑  
 為任智數覈文法此特吏才之尤者耳非王者為也  
 故王隆謂其終以不學為累隆文中子父文帝問朕何主對云云而房  
 喬於清平之時而獨知其將亡房玄齡字喬父彥謙仕隋開皇中天下混  
一皆謂隋祚方永玄齡密白父主上本無功德以詐取天下諸子皆驕奢不仁必自誅夷今雖承平其亡

可翹足而待謙驚曰無妄言彼或用王道而常為百世慮國祚之  
 永人可得而近測之哉嘗觀於三代其為治之旨皆  
 本於仁義禮樂先教化而後刑名厚道德而薄功賞  
 其始雖若迂闊而其成以至於兵寢刑措暴炙百姓  
 之耳目浸漬涵揉百姓之骨體其勢播大固如置力  
 於平土之上天下之形可以漸亂而不可以亟壞也  
 末世中主德既不及於古才亦不至於道所用者皆  
 俗人而所尚者皆細法爭於功用勇於擊斷謂簿書  
 刀筆之間可以為治語之以王道則傾背而切笑強  
 者為之及其盛猶可以自守一有勢隳則怨心紛然



內外皆為之擾動，姦豪乘其敝而起，其撓天下如驅群羊而蕩王業，如振歌器耳。是故民衆而益亂，地大益危，嗚呼！彼安知三代有長久難動之法乎？後之王者，監於三代兩漢，隋周之事，不特吏治之安而留意於王道，其可以長有天下之民矣。

唐論

姓李氏，凡二十世，二百九十年為後梁，朱全忠所篡。

蕪轍

天下之變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內重則為內憂，外重則為外患。古者聚兵京師，外無強臣，天下之事皆制於內。當此之時，謂之內重。內重之弊，姦

臣內擅而外無所忌，匹夫橫行於四海而莫能禁其亂，不起於左右之太臣，則生於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專在內也。古者諸侯大國或數百里，兵足以戰，食足以守，而其權足以生殺，然後能使四夷盜賊之患不至於內。天子之太臣有所畏忌，而內患不作。當此之時，謂之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擁兵而內無以制，由此觀之，則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內，而亦不可使在外也。自周之衰，齊晉秦楚，絲地千里，內不勝於其外，以至於滅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於此也。於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關中。



夷滅其城池殺戮其豪傑使天下之命皆制於天子  
 然至於二世之時陳勝吳廣大呼起兵而郡縣之吏  
 熟視而走無敢誰何趙高擅權於內願指如意雖李  
 斯為相備五刑而死於道路具斯五刑要月其子李由  
 守三川擁山河之固而不敢校一作較也此二患者皆  
 始於外之不足而無有以制之也至於漢興懲秦孤  
 立之弊乃大封侯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燕王臧荼楚將  
利幾韓王信趙相貫高代相國陳豨淮陰其遺孽餘  
侯韓信梁王彭越淮南王布燕王綰之類烈至於文景而為淮南濟北吳楚之亂於是武帝分  
 裂諸侯以懲大國之禍而其後百年之間王莽遂得

以奮其志於天下而劉氏之子孫無復齟齬魏晉之  
 世乃益侵削諸侯四方微弱不復為亂而朝廷之權  
 臣山林之匹夫常為天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  
 制其內外輕重之際皆有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知  
 也夫天下之重在內則為內憂在外則為外患而秦  
 漢之間不求其勢之本末而更相懲戒以就一偏之  
 利故其禍循環無窮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於天  
 下非如婦人孺子之愛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謹守之  
 不忍以分於人此匹夫之所謂智也而不知其無成  
 者未始不自不分始故夫聖人將有所大定於天下



非外之有權臣則不足以鎮之也而後世之君乃欲去其爪牙剪其股肱而責其成功亦已過矣夫天下之勢內無重則無以威外之強臣外無重則無以服內之大臣而絕姦民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後成而不可一輕者也昔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治息為節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足以制夷狄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內足以禁大臣之變而將帥之臣常不至於叛者內有重兵之勢以預制之也正觀即貞觀本宗年號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衆而後能當關中

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至於乘間釁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破其心也故外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而易置從命得以擇其賢不肖之才是以人君無征伐之勞而天下無世臣暴虐之患內之府兵有秦之關中內重之勢而左右謹飭莫敢為不義之行是以上無逼奪之危下無誅絕之禍蓋周之諸侯內無府兵之威故隋於逆亂而不能以自止秦之關中外無節度之援故脅於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之害形格勢禁內之不敢為變而外之不敢為亂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而天下



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猥以成敗之遺蹤而論計之。

得失徒見開元玄宗年號之後強兵悍將皆為天下之太

患而遂以太宗之制為猖狂不審之計，夫論天下論

其勝敗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失，則不若窮其所由

勝敗之處，蓋天寶玄宗年號之際府兵四出萃於范陽，天

中以安祿山為平盧節度使，累兼范陽節度使，而德宗之

世禁兵皆戍趙魏，是以祿山玄宗時反者，朱泚德宗時得

至於京師而莫之能禁，一亂塗地終於昭宗而天下

卒無寧歲內之強臣雖有輔國姓李肅宗時宦者元振姓程肅代

守澄姓王穆文時宦者士良姓仇憲文時宦者之徒而卒不能

制唐之命誅王涯文宗與李訓欲殺王守澄以仇士良與守澄有隙，擢為左神策軍中尉兼左街功德使，已而訓謀悉逐中官士良等，其謀與魚弘志等挾帝還宮，誅敗涯及禍殺賈餗，劉蕡以賢良方正對策，指中人為禍亂根本，而餗與馮宿宿龐嚴為考官畏避不敢開，竟罹其禍，自以為威震四方，然劉從諫為之一言而震懼自斂，不敢復肆。

劉從諫上書言文宗曰：王涯等八人皆宿儒，大臣願保富貴，何苦而反？今大戮所加，已不可追而名曰逆賊，含憤九泉，不然天下義夫節士畏禍伏身，誰肯與陛下共治邪？又曰：宦人根黨蔓延，在內臣欲面陳，恐橫遭戮害，謹修封疆，繕甲兵為陛下腹心，如姦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由是宦官沮恐，其後崔昌遐本名胤假，朱全忠兵力後賜名倚朱温黃巢將

全忠之兵以誅宦官去天下之監軍，而無一人敢與

作亂，崔胤奏以宦官典兵預政，傾危國家，不剪其根

者，禍終不已，請悉罷內諸司使，其事務盡歸之省

史論詩錄卷之一

史論詩錄卷之一

史論詩錄卷之一

史論詩錄卷之一

史論詩錄卷之一

史論詩錄卷之一



寺諸道監軍俱召還闕下上從之全忠遂以兵由此驅宦者數百人盡殺出使外方者詔所在悉之觀之唐之衰其弊在於外重而外重之弊起於府兵之在外非所謂制之失而後世之不用也

唐論

曾鞏

成康周二歿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日入於亂春秋以至於秦盡除前聖數千載之法天下既攻秦而亡之以歸於漢漢之為漢更二十四君東西前謂西漢後謂東漢再有天下垂四百年然大抵多用秦法其改更秦事亦多附已之意非放先王之法而有天下之志也有天下之志者文帝而已然而天下之材不足故仁聞

雖美矣而當世之法度亦不能放於三代漢之亡而強者遂分天下之地謂三國晉與隋雖能合天下於一然而合之未久而已亡其為不足議也代隋者唐更十八君垂三百年而其治莫盛於太宗太宗之為君也誠已從諫仁心愛人可謂有天下之志以租庸任民以府衛任兵以職事任官以材能任職以興義任俗以尊本任衆賦役有定制兵農有定業官無虛名職無廢事人習於善行離於末作使之操於上者要而不煩取於下者寡而易供民有農之實而兵之備存有兵之名而農之利在事之分有歸而祿之出不



史記音義卷之三  
浮材之品不遺而治之體相承其廉耻日以篤其田野日以闢其法修則安且治廢則危且亂可謂有天下之材行之數歲粟米之賤斗至數錢居者有餘蓄行者有餘資人人自厚幾於刑措可謂有治天下之效夫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不得與先王並者法度之行擬之先王未備也禮樂之具田疇之制庠序之教擬之先王未備也躬親行陣之間戰必勝攻必克天下莫不以爲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夷萬國古所未及以政者莫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爲盛而非先王之所務也太宗之爲政

天下者得失如此由唐虞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湯之治由湯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文武之治由文武之治千有餘年而始有太宗之爲君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又以其未備也不得與先王並而稱極治之時是則人生於文武之前者率五百餘年而一遇治世生於文武之後者千有餘年而未遇極治之時也非獨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士之生於文武之前者如舜禹之於唐八元八凱之於舜伊尹之於湯太公之於文武率五百餘年而一遇生於文武之後者千有餘年雖孔子之聖孟軻



之賢而不遇雖太宗之為君而未可以必得志於其時也是亦士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故述其是非得失之迹非獨為人君者可以考焉士之有志於道而欲仕於上者可以鑒矣

五代論

梁唐晉漢周共唐末僭偽之國本旨見本篇

蕪轍

昔者商周之興始於稷周之先契殷之先而至湯武凡數百年之間而後得志於天下其成功甚難而享天下之利至緩也然桀紂既滅收天下朝諸侯自處於天子之尊而下無不服之志誅一匹夫紂而天下遂定

蓋其用力亦甚易而無勞也至於秦漢之際其英雄豪傑之士逐天下之利唯恐不及而闕天下之釁惟恐其後之也奮臂於太澤而天下之士雲合響應轉戰終日而辟地千里其取天下若此其無難也然天下已定君臣之分既明分裂海內以王諸將將以傳之無窮百世而不變而數歲之間功臣太國反者如蟬毛而起是何其取之之易而守之之難也若夫五代干戈之際其事雖不足道然觀其帝王起於匹夫鞭笞海內戰勝攻取而自梁以來不及百年天下五擅遠者不過數十歲其智慮曾不足以及其後世此



亦甚可怪也蓋嘗聞之梁之亡其父子兄弟自相屠

滅唐用其民而天下叛周之亡適遭聖人之興宋太祖

於其間也而後唐之莊宗明宗與晉漢之高祖皆以

英武特異之姿據天下太半之地及其子孫材力智

勇亦皆有以過人者然終以敗亂而不可解此其勢

必有以自取之也蓋唐漢之亂始於功臣唐初為唐

其易取天下之過也莊宗之亂晉高祖石氏以兵趨

東門而後天下定於明宗魏博將作亂

魏博將作亂而晉之亂始於戎狄契丹事皆以

魏博將作亂而晉之亂始於戎狄契丹事皆以

為先鋒既而嗣源據大梁郭從謙帥兵攻莊後唐之

亡匈奴破張蓬之兵而後天下定於晉敬瑄不相悅

敬瑄不得已入朝尋逐鎮陰為自全之計唐主欲移

等立敬瑄匈奴之禍周高祖郭威發南征之議而後天

下定於漢晉主為契丹被北遷劉知遠聲言欲出兵

與楊外入說曰此天意也王不乘此取之人心一移

則反受其咎知遠從之遂為漢帝以上舉始功其

所以亂其國故唐滅於晉晉亂於匈奴而漢亡於周

蓋功臣負其創業之勲而匈奴恃其驅除之勞以要

天子聽之則不可以久安而誅之則足以召天下之

亂戮一功臣天下遂並起而軋之矣故唐奪晉高祖

命下



之權而亡見晉絕匈奴之和親而滅初晉高祖事契丹甚謹至少主即位不復稱臣契丹大怒少主言其使曰歸語而主先帝為北朝所立故稱臣奉表命上乃中國所立為隣稱孫足矣翁怒則來戰孫有十萬橫磨劍相待於是契丹大舉入寇執晉主而歸漢誅楊邠史肇而周人不服以及於禍漢隱帝即位楊邠總機政郭威主征伐史弘肇典宿衛王章掌財賦各有政漢主左右發伴寢用事因譖殺邠弘肇章遣密詔欲殺郭威威引大軍至自訴漢主拒之遂為亂兵所弒威為監國尋即位為周帝彼其初無功臣無匈奴則不興而功臣匈奴卒起而滅之故古之聖人有可以取天下之資而不用有可以乘天下之勢而不顧撫循其民以待天下之自至此非以為苟仁而已矣誠以為天下之不可以易取也欲求天下而求之於

易故凡事之可以就天下者無所不為也無所不為而就天下天下既安而不之改則非長久之計也改之而不顧此必有以忤天下之心者矣昔者晉獻公既没公子重耳在翟里克殺奚齊驪姬所生卓子驪姬妹所生而召重耳重耳不敢入獻公愛驪姬欲廢太子而以奚齊代之驪姬佯褒之使人陰譖之太子申生自殺公子重耳秦伯使公子繫往夷吾皆奔重耳後入晉為文公秦伯使公子繫往夷吾皆奔重耳後入晉為文公且告以晉國之亂將有所立於公子重耳再拜而辭亦不敢當也至於夷吾聞召而起以汾陽之田百萬命里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命不鄭而奉秦以河外列城五及其既入夷吾初入為公而背內外之賂殺里克



不鄭而發兵以絕秦兵敗身虜不復其國而後文公  
徐起而收之太臣援之於內而秦楚推之於外既反  
而霸於諸侯唯其不求入而人入之無賂於內外而  
其勢可以自入此所以反國而無後憂也其後劉季  
漢高祖起於豐沛之間從天下武勇之士入關以誅暴  
秦降子嬰當此之時功冠諸侯其勢遂可以至於帝  
王此皆沛公之所自為而諸將不與也然至追項籍  
於固陵兵敗諸將不至乃捐數千里之地以與韓信  
彭越而此兩人卒負其功背叛而不可制故夫取天  
下不可以僥倖於一時之利僥倖於一時之利則必

將有百歲不巳之患此所謂不及遠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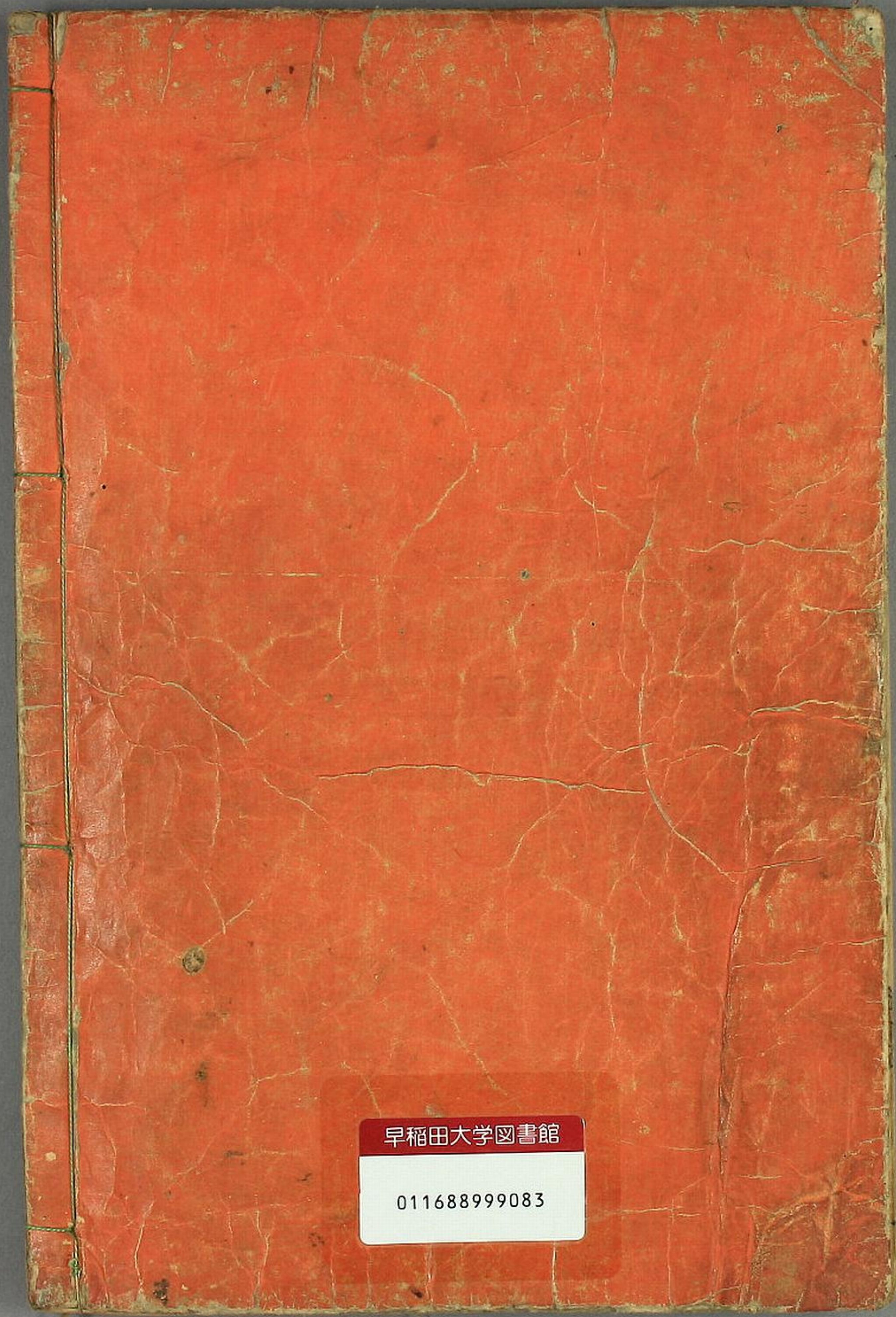
史論奇鈔卷之一

五十五

唐宋名家歷代史論奇鈔卷之一終

五十五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688999083